

【名人印记】

# 俞大缜写给赵太侔的信

□张洪刚

近日,查阅山东大学校史资料时,发现了北京大学俞大缜教授写给曾两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的一封信。这封信揭开了俞大缜与赵太侔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而这封信的历史背景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各大学都在恢复时期,优秀人才成为争夺对象。赵太侔接手山大校长之后,立即向曾经在山大任教的教师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加盟山大。



赵太侔



杨振声

俞大缜写给赵太侔的信件原文如下:“太侔:我已经到北大来了。刚到即去找了杨金甫先生,经前只闻名而未见过面的,我告诉他,我不到山大去,太侔也许会怪我,他毫不犹豫地讲:一定会怪你的!我说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他又很坦白地说恐怕很难!我听了非常难过。幸而在重庆时我曾经向你说过有不来的可能,否则我的良心更要责备我了!我请杨先生写信给你,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不知他到底写了没有?也许他太忙早已将此事忘记了。我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写罢,我不爱说谎话,同时也不愿意make excuse。只有请你原谅!何时到北平来?很想和你谈谈。勿此问候。俞大缜啟(1946年)十月十四日”

这封信涉及三个人:赵太侔、杨金甫、俞大缜。太侔校长,即山大校长赵太侔(1889—1968)。历史上赵太侔曾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一次是抗战前1932年至1936年,另一次即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这封信即赵太侔第二次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之时俞大缜所写。

赵太侔与俞大缜是何时相识的呢?1936年3月,赵太侔因处理学生运动失当和办学经费的压力,辞去校长职务,先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职,“七七”事变后辗转到达重庆,一直在教育部所属部门任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1月复校,国民党政府复令赵太侔为校长。抗战胜利不久,各大学都在恢复时期,优秀人才成为争夺对象。赵太侔接手山大校长之后,立即向曾经在山大任教的教师发出复聘邀请,希望他们尽快返校。同时向许多著名教授、学者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加盟山大。抗日战争时期赵太侔在重庆,任职于教育部,应该说对重庆的师资情况非常了解。

赵太侔可能就在这一时期结识了俞大缜。

俞大缜,浙江绍兴人,生于1904年。她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4年留学牛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英国戏剧,193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37年与妹妹俞大綱一起回国,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授,俞大缜讲英国文学史,俞大綱讲英国小说和英国诗歌。1946年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长期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工作。

从信中可知,赵太侔应该是任山大校长后,亲自赴重庆登门聘请俞大缜,俞大缜应该是接受了邀请。据国立山东大学教员名册中(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份)记载:外国语文系主任,李茂祥,教授(已到);教授,俞大缜(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教授,王国华,兼必修班主任;讲师,方敬。可见赵太侔已将俞大缜列为国立山东大学教员了,可惜俞大缜没到山东大学,而是和妹妹俞大綱一起去了北京大学。

其实赵太侔与俞大缜还有亲戚关系,俞大缜是赵太侔夫人俞珊的姑姑。俞珊出身山阴俞氏,家世显赫。俞大缜的父亲俞明颐 and 俞珊祖父俞明震是亲兄弟,俞珊的父亲俞大纯和俞大缜的哥哥俞大维皆为民国时期政府官员。俞珊早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29年由田汉邀入影剧演出团体南国社,不久因主演王尔德名剧《莎乐美》而声名鹊起,次年主演田汉改编的《卡门》。1933年12月,与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结婚。

信中所提杨金甫先生,即杨振声,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涌现出的重要小说家之一,杰出的教育家。1930年,杨振声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杨振声与赵太侔交情很深。杨振声来青岛后住在黄县

路的一座二层小楼里,他与赵太侔住同一个楼,往来甚密。梁实秋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今黄县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女孩。”

杨振声善饮,由于他的提议,赵太侔、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等八人每周末都聚于中山路一带的顺兴楼或厚德福,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被戏称“酒中八仙”。

1932年春,国立青岛大学发生全校性的罢课、罢考和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件。教育部指令国立青岛大学进行“甄别”整理,同意原校长杨振声辞职,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杨振声辞职之前,为了国立青岛大学的稳定和发展,写了三封信分别给赵太侔、吴之椿和梁实秋。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杨振声写道:“劝太侔为校长,之椿为教务长,再辅以吾兄机智,青大前途,定有可为。”

正是赵太侔与杨振声的这段渊源和友情,俞大缜到了北京大学后,即找到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振声,请他给赵太侔写信,以求赵太侔原谅。杨振声给赵太侔写信没有,赵太侔原谅俞大缜没有,笔者不得而知。赵太侔是爱才惜才之人却是显而易见。正是赵太侔广揽人才,才为山大组建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当时应聘到山东大学的有朱光潜、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丁山、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朱树屏等知名学者。短短两三年,山大由原5个学院8个系,扩充为8个学院16个系,为山东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俞大缜写给赵太侔的一封信,充分显示了赵太侔求贤若渴办好山大的一片苦心,可惜俞大缜没有来!

【旧时记忆】

## 熟皮子和抻皮子

□张成磊

村里的皮匠大爷去世了,父亲要我回去帮着送老人最后一程。皮匠大爷一辈子孤身,父亲说,他这一走,村里的皮匠手艺也就算是失传了。

皮匠大爷在村里是一个传奇人物,是村里唯一的马姓,年轻时流浪到村里,在村东头的石屋里定居下来。他靠一手皮匠手艺走村串户,维持一个人的生计。我对他的印象其实并不是很深,因为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小,到现在只依稀存有一些模糊记忆。

皮匠大爷把石屋周围垒上石墙,院子里栽上一些杨树,把它们都打了头,留着一些枝枝杈杈。皮匠大爷不出门的时候就把走村串户收来的羊皮一一加工,加工好了用来制作羊皮袄或羊皮坎肩。

制作羊皮袄或坎肩首先要先“熟皮子”。收来的羊皮都是硬邦邦,粗糙糙的,皮匠大爷就把它们用一种“硝水”浸泡十多天,之后再吧羊皮挂在树杈上,用特制的刀具一下一下把羊皮的皮面刮得干干净净,直到用手摸起来非常柔软的程度才罢休。这个过程就叫“熟皮子”。皮子熟好了,再根据羊皮的大小和位置,有选择地裁剪成前襟、后背、袖子等,有羊毛的一面是“里子”,皮子的面是“面子”。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一到寒冬,羊皮袄或羊皮坎肩很受村里老人的欢迎。



制作一件羊皮袄需要好几张羊皮,有些村民往往攒不够羊皮,就赔着笑脸要皮匠大爷多想办法。皮匠大爷还真有别的办法,那就是“抻皮子”。抻皮子也需要把羊皮浸泡,不过用的是一种“滑油”。羊皮在“滑油”里浸泡几天,就把它拿出来平铺在特制的木质“绷床”上,四角用夹子夹紧,然后拧动螺丝。随着螺丝的后退,羊皮就一点点被抻长。抻到一定长度,停留半天再松开夹子,这样羊皮回缩就比较少。抻过的羊皮比原先的羊皮大多了,就能凑合制成一件羊皮袄了。不过抻过的羊皮因为纤维受到了损坏,羊皮袄的寿命就会大打折扣,御寒性也差。但凑合着穿几个冬天还是不成问题的。

皮匠大爷有时候会制作一些赶牛鞭和皮绳无偿送给村民。那时候我爹家里弟兄多,一直少衣缺食。皮匠大爷看我爹冬天冻得哆哆嗦嗦,就送了一件羊皮大衣给我爹御寒。我记得那件羊皮大衣在我爹身下铺了好多年,爹说多亏那件羊皮大衣,他的腿才没有在寒冬里冻出毛病来。我爹一直记得皮匠的好,平时有口好吃的也给皮匠送去。这次回村里给皮匠大爷送殡,我却在他的石院里没见到一件羊皮。村里人说:现在村里早就富裕了,冬天人人都穿羽绒服、鸭绒服,谁还穿那土得掉毛的羊皮衣?皮匠大爷走了,他的手艺也散于风里。可是,他送与我爹的那件羊皮大衣却一直温暖着我爹的心房。

# 吴用为何会归附宋江

□刘传录



前面介绍宋江当上梁山掌门人的经过,宋江和吴用密谋杀害晁盖,这让很多读者大跌眼镜,不能理解。吴用和晁盖是发小,有多年的友谊,晁盖在经济上给过吴用很大帮助,吴用也出谋划策,帮助晁盖智取生辰纲,上山后成为梁山二把手、晁盖的大管家。而吴用和宋江此前并不认识,吴用怎么会帮助宋江谋杀晁盖呢?

吴用和宋江的交集发生在智取生辰纲以后,“智取生辰纲”一回基本上是作者为吴用树立个人威望而写。谋夺生辰纲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造反,但不幸出了白胜这一个败笔,劫取生辰纲事发,危急关头宋江“担着血海般干系”冒险来到晁盖庄上报信,救了晁盖和吴用等人。第一次吴用和宋江见面,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宋江要抓紧时间回到县里。晁盖也来不及多说,只是安排宋江与吴用、公孙胜和刘唐三人见了一面,宋江就飞也似往县里去了。相见虽匆匆,宋江给三人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江给吴用的第一印象就是大恩难忘,这是吴用最终归附宋江的现实基础。

宋江帮了晁盖,所以晁盖才多次说要将第一把交椅让给宋江,但越是如此,宋江越不能做不义之事,宋江取代晁盖的方式只能是让晁盖离开梁山舞台,这一点宋江和吴用等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宋江被断配江州,吴用和宋江第二次相见是在梁山下。花荣说,为什么不给兄长开了枷?宋江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吴用没有

要开代表国家法律的枷,而是笑着说:“我知兄长的意了……”宋江听了这话后说:“只有先生知道宋江的意。”二人在思想深处是相知的,吴用明白宋江要的不仅是“义”字,更是要个“忠”字,因此公人不能杀,枷锁不能开。宋江上了梁山泊,始终是戴着枷锁的,宋江知道一名罪犯遇到大赦或者边境有战事,还可以做个“忠孝”之人,而上了梁山,则完全成了一个“不忠不孝的人”。宋江的底线是遵守国家法度,做个“忠孝”之人,他也暗示宋江的出路,可惜只有吴用一人明白。吴用怀才不遇,他想通过劫取生辰纲证明自己的智慧,事情败露,才不得不造反上梁山。但在潜意识里他是想当官的,要当官只能是走招安之路。二人潜意识里是相同的,这也是吴用最终归附宋江的思想基础。

吴用最终还是从信仰上被宋江征服的。《水浒传》第一回是全文的眼睛,龙虎山洪信放跑了锁锁着的36员天罡星、72座地煞星,宋江把这个神话改造成天罡地煞星马上要聚集,把自己打扮成星主。宋江上梁山后,演绎了九天玄女娘娘召见的故事,用手中的三个

枣核和三卷天书为证,借九天玄女娘娘之口传达了宋江的意思:“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为了征服吴用:“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于世。”宋江不仅把自己捧成了星主,还把吴用拉入天罡地煞理论的团队,定位为二把手。吴用也就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晁盖。

吴用和宋江希望招安,但在招安方式上又有所不同,宋江急于招安实现天罡地煞理论,但吴用不同意宋江委曲求全地招安。吴用使人盗换御酒、撕毁诏书,然后两败童贯、三败高俅,使得朝廷不敢小看梁山人马,为招安成功提供了保障。

宋江的天罡地煞理论让朝廷和权臣不安,宋江不服从朝廷安排,要挟朝廷按原建制保持了梁山集团的军队,特别是一面倒地投向宿太尉的一边,参与到了朝廷内部文人斗争中,注定梁山集团招安后的悲惨命运,宋江和吴用也只能以悲剧性的角色落幕。